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環谷集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鍾忠

環谷集卷五

元　汪克寛　撰

記

重建祁門縣儒學記

祁門為新安屬邑山竒而峭水清而駃氓俗質朴承平之世比屋絃歌擢倫魁而秉鈞衡者往往有之學宫在邑治之西地勢蜿蜒平岡衍迤旗山左矗筆峰前聳實

稱神棲壬辰之變蘄兵蹂躪鞠為茂草邑之遺黎存者百二三大軍恢復後莅民者爬梳剔抉未遑也歲昭陽單閼夏四月魏郡鍾侯以廉明剸治之才遷宰是邑訪求遺址俛仰瞻顧喟然曰學校風化之本而廢蕪弗治其何以承宣而布維新之教乎乃剪翳闢基鳩工庀材是秋八月鼎建禮殿侯規畫有度民歡趨之弟以凋瘵之久憊疲吾民且曰徐之勿亟也明年次第創東西兩廡大起三門畨以靈星繚以周垣肖先聖暨四國公像

繪十哲百五賢而舍采焉又明年復建加號制書碑亭及明倫堂齋廬井庖湢之舍百爾具備凡為屋三十有八楹甍甋暈飛丹髹炫爛簝祭器之匿於民家者詰而復之抉者補之勸獎邑民助田三十五畆一角一步半歲入之租三百五十一秤半以供春秋祀事旦望舍采之費集邑氓之頴異者禮聘名儒而訓廸之縣丞清江吳君主簿金陵宣君克賛其成邑之人士樂侯之興文教以陶吾民也廼謀於邑文學李績訓導蔣維楨而合

辭徵余言以記於石余惟先聖之道位天地植綱常亘萬古而無斁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惟是而已其遊息在于庠序學塾之間其度數寓乎簠簋籩豆鐘鼓管絃之器其文字則存乎易書詩三禮之所紀載故爲之官師以聚天下之俊秀期會辯說絃誦歌舞使之深知其意以徵成已成物之功秦毁學宫燔典籍坑儒生廢綱常之道而遂無以立國斬兵之暴視秦爲甚然綱常之理具於人心者未嘗泯也矧茲邑密邇朱夫子之闕

里今得賢大夫為之師帥吾黨之士宜日相與勗其子若弟講劘綱常之道以淑諸身小則足以作式而善俗大則推其用施於天下國家庶無負賢大夫之志而亦無忝乎生於朱夫子父母之邦矣侯名友諒字明德聰敏通濟執法不阿其始至也雖蓬藋開市井招逋逃墾荒田捕餘醜之梗化者審理究抑覈實田土招其賦役故民服其敎吏畏其明美績彰彰在人耳目而又𠭊公署作三皇廟築社稷壇起譙樓飭郵傳邑之復興實自

侯始暇則閲經史詠詩歌其爲政葢有本云

梅烈侯祠記 至正甲辰

豪傑之士生於其鄉歴千百世而鄉之人思之不忘像而祠之是必有其故矣叔孫穆子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魯鄒之祠孔孟以其德也錢塘之祠錢鏐以其功也濟南之祠伏生以其言也梅侯名鋗世居新安之祁門大漢初鄱君吴芮以侯爲將軍俾率百粤之兵從高祖伐秦入函谷闗暨天下既定以

功封為烈侯食邑十萬戸侯故城在邑西十里所居在邑城之東今為洞元觀墓在城南二里今為大悟法萬安寺舊有梅祠在寺之左至正壬辰夏燬於兵明年大梁趙君某來宰是邑亟命重建民驩趨之為屋四楹貌侯其中丹青黝堊照耀炳煥邑氓瞻仰廼礱石而徵余記其槩余謂吾郡有古丘墓三唐初汪忠烈墓在歙北之雲嵐山距今七百餘年陳初程忠壯墓在歙西之黄墩距今八百年俱立廟墓道尸而祝之唯侯之墓自漢

迨今千五百餘年而鄉之人思之久而愈篤稽諸漢史吴芮始為鄱陽令甚得江湖間民心侯為鄱君所信任其得民心諒矣然則民之思之不惟其功而亦以其德乎其繼自今治於是邑者亦如侯之得民心則安知他日不以思侯者而祠之哉

重建西峯大聖卓錫亭記

唐季兵革四興壤土分裂歙祁邑西鄭氏集驍健保閭里化光三年有異人詣鄭氏自稱五臺僧覓幽棲演化

之所鄭氏言西峯上元山之杪曠衍數百步羣巘鐃天流泉清激人踪莫至可稱禪居師乃飛錫杖卓立其間鄭氏雖草經營即其地為卓錫亭亭之下建屋百餘楹以處徒衆聞其事於揚州吳王賜額上元寶林禪院師累朝錫號神惠永濟普祐禪師逮宋紹興五年山前豪右惑陰陽家言撤院屋徙之外半里而遠亭亦毁去後一百有二載當元元統二年秋大旱縣長令命悟法泗洲院僧永泰走西峯祈雨院僧義宗為言師有卓錫故

址禱必應如其言邑境大雩永泰遂謀復是亭告諸邑長幕屬捐俸先之令義崇溥勸邀邇之嚮善者粤自是歲之冬十有二月庚申朔即其遺址首剏梵宫且於其下為重屋四楹分命其徒居之以主焚修至元元年秋大旱縣尹趙侯士元躬禱西峯旋塗甘雨驟至畎澮皆盈即助鈔以錢計者千緡有畸畀義崇為鳩工費二年夏四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趙侯復禱應響如初助鈔照前年之數三年後四月厥功告完僧祖心惟孜捐已田

八畝并其先師永惠田八畝俾焚修者食其入邑善士程道真亦捐田五畝以佐薰燎之膳且復揮金莊嚴肖像以稱具瞻江德清捐田一畝半助之五月甲子羲崇具本末來請記余惟古之祭法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以其有功烈于民也水旱疾癘之不期非神明智慧捍禦於無形者有以相吾民民孰賴焉余聞師住世自鄭氏之境亢旱請於師輒雨邑大旱令往禱之又雨揚州旱三歲並禱羣祠弗應聞歙神汪王靈貺夙彰乃命

郡將陶公雅禱之期三日不雨斁厥祠其夕汪王感夢陶公而告曰吾不能致雨西峯有大聖者曰水晶宮菩薩常役五龍化雨不由天降盍往求之陶公遣介致請於西峯無何揚州一雨三日若是則師之禦菑於民也舊矣安得不屋而祀之尸而祝之究竟始造則飛錫所稱實昉至此山之遺躅也蕭梁武帝時誌公和尚與白鶴道人愛舒州潛山之奇絕帝令各以物識其地誌公飛錫卓於山麓遂築室於上及今以為故實豈以西峰

之為院而舍卓錫之基乎矧師之靈響唯雨最著昔景泰禪師卓錫於羅浮泉湧數尺迨今不竭因卓錫以為壇則雨之應也又奚翅寶錫之泉乎由是知西峰之有卓錫猶水木之有本源也向也蓁棘莽然今也遄復舊觀瓊榱翠壁複疊崔嵬綺疏欄楯玲瓏嚴飾者此前日之荒烟而暮靄也範削汚繕金壁絲繪軒蓋床座精麗華美者此前日之隕碌而苔甃也昕鍾夕鼓鯨呿鼉吼同聲作禮稱揚賛嘆者此前日之狖鳴禽哢而狐兎之

隐處也肇諆者永泰而義崇是克終焉於法宜書雖然師常告鄭氏曰貧僧三界内廓然無累豈徒住院哉是則棟宇象設於師何有禪心空寂本無一事豈若凡夫妄生顛倒起貪嗔癡嗣其教者果能掃除浮念浸入淨覺則求之吾心心則相符燈傳無盡將綿之億千萬世而遐久矣義崇曰然即以余言勒諸石是年八月十五日記

重建淨菴碑記

塔山菴距邑西二十里曰石門村口僧惠滿佛印大師

與丞相汪公先世甚善公徽時藏修之所以淨菴二字

易之前有諸峰秀列下有石門對峙石礄石磴石佛石

池石瀑石岩石鼓石鼎皆其中之所有也深進六七里

曰石門寺其山水猶甲勝一方與淨菴戶籍田産合而

為一自觀化三年至於今日凡興廢有三余按淨菴碑

記厥初有僧曰圓明性善首闢蓁蕪作新梵宇鬼神受

祉黎元樂康保祚延洪率由此道迨宋紹興三年弗戒

於火殘甓斷礎無子遺者有僧曰祖謙祖禹募工興復溥勸鄉里之向善者樂為之助曰殿曰門曰閣曰廡曰方丈曰庖庚當元元統二年屋老不可支僧惠明惠遠殫智畢力節縮浮費告所還往助者益衆葢正殿八楹觀音閣八楹兩寮各十二楹門屋十二楹方丈庖湢如舊東偏立丞相汪公壽祠塑像於其中以陳氏二先生侑焉公嘗館於是石墅仲容偕藤溪可大二陳先生游於館下究明道義以偉於世崇寧中公登第建炎間仕

至檢校太傅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新安
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實封二千一百戶卒謚忠定
公公嘗手著有表章奏議雜文數十卷中興日歷五卷
春秋大義十卷文集三傳本末為三十卷藏於菴西館
與壽祠以傳不朽焉昔公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仲
容先生以龍溪縣尹請為之幕孫良弼先生與藤溪定
守先生互相師友於其間惓惓仰慕先業而不懈其尊
賢尚德之心也良弼先生割田二十畝畀僧崇德奉守

為增葺費王伯俞亦讀書於此仕至直閣有聯句云昔年去學深山寺今日來游小石門尤不可不知其所自明年秋七月厥工告完冬十有一月丙子僧至誠具其事來請記余故不辭為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示後觀者云是為記

萬川家塾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非家有塾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側之堂謂之塾仕焉而已者教於是焉

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而其所以為教者皆因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以達其才敬敏任恤則閭里書之孝友睦婣則族師書之士生斯時不待捨去桑梓而有學有師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非後世所能及也井田既廢閭里無學士常輕去鄉土而事遠游行之修竊無所於考教之者以訓詁為賢學之者以葩藻為功非惟無以淑其人而且斵喪人之本然之性矣近代以來濂洛諸儒先繼出吾邦紫陽夫子集厥

大成揭晦冥之日月開千載之盲聾於是六合之廣四海之外家誦其書人攻其學而吾邦儒風之丕振俊彥之輩出號稱東南鄒魯遐邇宗焉比年矛戟搶攘列城兵燹學者逃難解散非唯里閭廢學而郡邑學宫悉為坵墟此家塾之所為作也余宗友德懋久從余游而有得者世居休寧之萬川慨庠序之不興而士習日靡遡以所聞於余者居家教授集親族閭里之子弟若干人旦夕脩讀以自朂亦古者家塾教民之遺意也遂名其

堂曰萬川家塾請余書其額而併記之余曰人性之初渾然純粹無間古今果能養正以希聖功則成已成物厥效難量豈特無負於余而實有光於紫陽夫子之闕里矣尚勉之哉

志學齋記

聖人之道淡而寡味然辟之菽粟之在天下不可一日而舍也舍是則無以有成也世之人有志於聖人之道者葢尠矣然末之或知誅於小藝惑於旁蹊則是志之

未立也志苟立矣朝勤而暮輟一暴而十寒則是志之未誠也志苟誠矣覽之未博習之未熟未聞其所未知未勉其所未行則是志之未篤也必也求之方策誦而復焉思而繹焉凡理之所當然者必法乎先哲而反諸身本無往而不至也然後出其餘以肆力於為文推其用以顯於時則可謂充其志而於學乃克有成矣海寧任生元年近弱冠而請學於余氣清而質淳既而以平日講劘之書與之讀之以余之所聞於大人先生者與

之言之喜其有孳孳未已之意而果有志於學也又明年請名其書室余嘆曰書室之名不必他求也志於學而思弗懈其進詎可量乎客有詰余者曰十五志學東魯聖師之能事也曾謂初學者而可語是乎噫人皆可以為堯舜塗人可以為禹矧聖師斯語實為後進矩範俾由階而升堂沿流而達海盖猶射者之求的行者之求返於其室也寧令自暴自棄而勿以是為凖則乎余早蒙父師之訓頗知嚮方長而考德問業於鄉校既壯

而游於四方乃徐有得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余又安得不為生冣之諄諄以誨之哉客曰以俟之而蘄生之速成也既以告於生遂書為記

邑東平政橋記

為政必務知要知要則所施者寡而所濟者衆或不知其要而以私恩小利悅其民則心勞無窮而力有不贍烏得人人而蒙其惠哉㳟兆敦牂之歲夏四月宜陽余侯來尹祁門值縣屢經兵燹百廢未興邑東平政橋舊

為石隙十有七高不尋丈歲久石隙頽潰存者不及三之一石梁毀折存者七之二每架木以補其缺春夏當潢潦稽天奔湍怒迅操渡舟者稍失便卒致沒溺民甚病之侯惻然興懷名邑之耆老諭之曰橋之廢可復興乎僉對曰邑遭時變石工無存他山之石微良工莫能致侯笑曰有是哉若曹之弗通其變也明年訪歙邑石工之良者得十餘人會庚其費工以日計者若干米以食計者若干首捐祿米為之倡集邑之好義者隨所助

相地勢之宜躬為之規舊石隊咸十有二增高一仞有半釃水為六道橫以巨樹縱列株樟疊石平甃其上左右欄杆以防其危於是東西行旅之出於塗不翅履虹蜺而步霄漢莫不喈喈稱美匪惟祁民免病涉之憂而遐邇之人被侯德於無窮矣復剏亭於橋東肖普陀大士設茗飲以甦道渴經始於丁未八月落成於戊申三月邑耆老謁余請曰橋之建不可無記先生起家科第能文辭二政於下邑且與侯同居江西交誼尤篤願有

述焉余惟余侯之為政知要而濟物之功甚博德之及
人益倍從於編竹橋而渡蟻者於法宜書侯名寶字鈞
玉慈祥愷悌正大公平其治祁也明而能斷寬而能惠
招徠流離俾墾荒土諭民以理簡其獄訟稽物力之豐
嗇以均賦役故有所興作民樂從之甫三期建鐘樓廣
公署新郵傳易坊題更排栅級三皇廟門暨城隍忠烈
祠築堰渚導故溪循祁山之麓俾民永無水患暇日數
臨學宮勉勵諸生節嗇既稟刋書於學以惠多士故茲

役大有功於民余雖與主簿晋寧方君崇禮幕職金陵
高君仲輝賛其成而侯之功居多董其事者耆宿謝惟
告王子椿汪文炳釋文穆儒職胡泰初也謹叙而銘之
銘曰祁門為邑清溪四環石梁絡溪接於祁山歲歷時
遷欄摧梁斷百澗合流洪濤汗漫春夏之交濟以㪍舟
斯須弗謹應龍之求余侯蒞政惕然矜之鳩工架梁不
日成之爰作弘規革易古昔疏其溪流崇其叠石盤根
鐵鍵斡地王甃鼇負虹舒鱗比雪搆層欄横楣影映波

光行者履坦游者相羊履崄而夷登高若卑萬辭賛美齋峪噫嘻作亭𣑱左茗飲斯設勞者以息渴者以歠鑿石祁山勒侯之功顯顯令德與山無窮

聚德堂記

謝氏為祁門著姓擢進士科宦通籍者代不乏人樵隠翁問學該洽豪俊過人少嘗筮仕馳騁朔南中年提領浙右營田厭俗而歸子原其仲子也秀頴温粹余嘉其能纉世業以弱女女之比年時變搶攘干戈充斥子原

卜隠居於邑西之小壺天晦跡清修幽棲甚適洪武初元冬十有一月既望子原請余過其居相與燕樂於時其季父逸齋暨其弟子英從弟子温咸在焉鄉之人聞而見之者皆曰此德星聚也安知無太史之言於上乎於是子原因鄉人之輿論扁其堂曰聚德而求余記之余屬負兹未遑也明年余與金華宋先生被名纂修元史子原亦因事至京師先生篆書二大字以遺之而子原求記彌屢余惟天之生賢實由其祖宗積慶而致然

也樵隱翁之大父彬彬儒雅司㑹鄉校未暢厥施迨樵
隱益精鉛槧挂冠之後與同儕歃盟詩社吟風咏月有
少陵樂天之風雖青雲之翼弗展其將修飭於身以俟
後昆顯榮而食其報乎今逸齋皤然魁岸作範邑里羣
從子姪英傑林立子原三子長曰祜次曰祐次曰禩皆
階庭玉樹成吾家之宅相必斯人也是為記

槐庭記

同邑王子正甫代居邑治之西偏石山之右左挾旗峯

前挹文筆地勢崇高闔溪環遶葢山水之最勝處也邇更時變海宇寧謐𢭏新居四楹旁植鉅槐數株攔楹弘敞軒牖疏達圖畫布列筵几秩然乃摘東坡翁三槐堂銘槐陰滿庭之語扁曰槐庭翰林學士金華宋先生篆書二大字揭之楣間而請余記余按王氏為祁門大姓析居邑之平里大倉者子姓蕃衍擢巍科登顯仕者代不乏人子正自其九代祖緜大倉徙居石山詩禮傳家奕葉彌盛其先君子福卿積善種德餘慶流芳子正甫

善繼先志不懈益勤治家井井有法羣從昆弟怡怡如也與人謙謙盡禮一介不茍取於人昔兵部侍郎晉國公修德於身手植三槐於庭云其子孫必有興者而其子魏國文正公位登台鼎富貴壽考傳其子懿敏公為工部尚書與歐陽文忠公余襄公以直諫著名當時今子正父子踵美階庭玉樹芝蘭秀頴林立吾知王氏之昌將自兹始矣余嘉子正之嗜善也於是乎書

竹徑齋記

同郡蔣之翰廼詩書世家曩從吾游刻志於學邇年隱居黄山横經以廸後進歲在閼逢執徐魏郡鍾侯明德來宰祁邑徵之來歸館於縣庠訓導厥子及邑氓之俊秀隙日則謁余書舸而講明至理之肯綮焉值黌宇新建侯屬之翰董其事厥功惟艥明年部使者至學欲舉而用之之翰謝不就曁鍾侯秩滿承府檄偕侯赴省中書博士茂清迂叟廾舘閣諸公多以詩贈之無何言還築室於泮宫之側讀書其間蚤夜檢討既而請曰維楨

慕鼻祖遺躅闢徑書室之前蓺竹數十百箇春則植樊於徑之兩旁護籜龍矗矗高並欄楹如碧玉列與吾為侶琅玕玳瑁光照几席夏則憩層影讀書其下好風徐來清致孰偶秋則聆戛玉聲簫瑟與咿唔應翕不翅韶頀冬則皓雪撒積瓊林瑤樹猗儺其枝黃卷映明未有囊螢鑿壁以故雖居闤闠之中而有山林意趣先生盍賜之記以朂其不逮俾書之楣間以貽遐久則受先生之賜無窮矣余曰噫古之君子比德於竹其蔭物似仁

抱節似義遇風磬折似禮中虛似智而家兖州使君開竹下三徑其亦有契於是乎植物中之清高正直者其孰有越於是者乎而不慕晉賢之曠達唐逸之沈飲渭川千户侯之貨殖而惟積學是務則他造詣未可量也豈直兖州之德業而已哉既以告之遂書其語以為記

東野堂記

謝為祁門著姓緜前宋而來擢巍科躋膴仕者代不乏人奕葉子姓如芝之蘭王樹秀頴林立南渡後有諱璡者

由特奏名仕龔州助教甞從吾紫陽朱夫子講性命之
旨吾友子温其五世孫也早歲侍其從伯父筠軒翁同
學讀書接人温温其恭時值多艱喜遁丘園以自晦比
年海宇廓清九域寧謐築室於先人故址扁所居之堂
曰東野内翰潛溪宋先生為之篆二大字以刻其額而
徵余文以記之余曰昔孟貞曜以東野字行子得無有
慕藺之心乎子温嘆曰非是之謂也吾先子嘗名之曰
和而父師字之以子温夫青陽開動温然以和於時為

春春者發生之時也皇甫氏世記云春之位在東方葢君子體仁之意天地生物之端故以是名題吾藏修之所而朝夕瞻望蘄以廣愛之功云耳先生盍為我記之且以為勗焉余曰噫而祖高卧東山未幾登彞鼎以安天下今子隐於東野之堂而有澤物之志吾知他日遠大之業必將復祖躅而顯名江左矣余喜謝氏之有子也於是乎書

汝舟軒記

一齋吴君得隙地於書塾之西偏治軒為諸子藏修之所其袤四楹其廣一尋有半崇稱是上閣為篷前除為欄甍棟高明牕牖疏達肖舟之制而丹青飾之簷之外適當山阜甃石坂以樹佳花美木而歲寒三友具焉環列棐几圖史左右絃誦休息若放翁載書文刻中次於水裔而山林掩映玩而忘歸也良辰清夜壺觴嘯詠若東坡誦詩赤壁扣舷而歌風恬浪止泛乎中流也薄暮欠伸凴眺仰視又若逋仙汎船西湖艤篙徙倚逍遥相

年不知日之云夕也遂命之曰汝舟而請余為之記余
按舟周流也其用周流而無窮也大易之象凡濟險必
曰涉川則水之有舟實濟險之具也今夫溝瀆之微洲
渚之隘洪流齧岸奔湍吼雷孟氏之徒杠已摧季路之
馮河莫涉於此之時苟非舟而奚用至若大江之浦溟
海之洋積水渀漫濁浪排空靡蛟龍以梁津無神人之
鞭石於此之時又非舟而奚用商書曰若濟巨川用汝
作舟楫諒矣哉今君之子方且航學海而浮游聖道之

淵余願其以存誠為檣以主敬為舵以詩書為撓櫓以仁義為維纜以勤力不息為席帆以躬行踐履為棹楫然後以文章詞藻為波浪則將紹濂洛而溯洙泗異時駕巨艦鏖戰突出於澌水千艘之上而為明時濟世之用則商之傳說不得專美雖然善其事而不利其器非良工也必也擬時而後應時至而後動則翼然如鴻毛之遇順風而一日萬里詎可量哉牽挽撑拽疇昔叵念其尚有戒君之子懋勉之

橫野樓記

居曠衍者乏佳賞處僻幽者絶遐觀豈天實嗇之地勢然耳今夫闤闠之間都邑之會搆重屋而登覽焉闊視宇宙之大千里一瞬無有疆域而峰巒之奇滅没蔽虧邈然不與目接不翅燕越至於穹崖鉅谷荒絶之巔雖有重崗複嶺峭拔險異而狹隘迫近雅意莫舒欲命夸娥負之而不可得也海寧為一郡山水之勝邑人余元之居城東偏不僻不曠樓於所居之側良辰美景叓猶

其上北望則松蘿天寶蜿蜒旁薄而浮丘三十六峯迥出天際南則芙蓉諸岑嵳峩森立浙江之源帶其前奔流若馳斷崖岏岑怪石錯峙西則氓居官邸甍瓦低昂櫛比鱗次其東則原田井畫喬木行迤晨霏夕靄歕欱摩盪輸英騁秀層見疊出於軒楹之左右迺命之曰橫野前提舉貫公子素與書其顏介友人汪生德懋徵余文以記之噫玆樓倚於廛市而有僻野之致焉隣於喧囂而有間曠之趣焉二難之幷孰與為比何時披鶴氅

步上東門訪元之之居相與倚欄遐矚僎風介月撫今懐古掀髯而笑抵掌而歌傾駭山川之神當援筆而重賦之

皆山樓記

古稱新安有佳山水而祁邑為尤東則祁山若令字之旗長杠斜倚而綴游委蛇孫僊棲真之嵓迥在天際西則石山羣巘若萬馬自天而下扶輿清淑之氣毓秀凝翠崔巍崒嵂左右衛從為縣治千載之基北則石鍾諸

山或如屏几或如倉囷或如帷帳嶔崟而環拱南則白石之峰層巒叠嶂朝簪文筆羅列玉笋之班峭拔可愛邑人胡伯善世家詩禮隱於廛市中闤闠以居敞重屋四楹甍棟高明軒牖疏達日讀書以自適暇則凴欄覲山娱心悦目乃摘歐陽公環滁皆山之語扁曰皆山而朋儕因以是稱號之且徵余文為記諸楣間余惟易之八卦在艮為山而重艮即皆山之象也吾東魯聖師贊易之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伯善抱才韞玉藏器於身玩遺經之至理慕聖賢於前古不求聞達合於大易艮止之義而覽觀山中朝嵐夕霏歙欱吐吞千態萬狀殆與塵世浮沉盈虛代謝實同一軌而山之青青不改並堪輿相為悠久髙趣遠志樂山之静壽母年踰七衮怡愉養志其纂先緒而貽後昆詎可量哉余嘗過伯善之居見其前除植梅數株佳致匪俗因以梅軒字其堂而篆四大字以遺之并書以為記

西南林壑樓記

郡北三十里有山曰鳳凰余友吳仲實既封其親於山之麓遂廬於先塋之側復即茲山之陽以爲别墅焉緜先塋右度小磵縈紆灣澄夾徑樨樾數十本薙蓬翟藂室四楹室之北治圃廣袤可百餘步藝梅李杏梨榴棗栗枇杷林禽如干株雜置奇卉植竹如樊柳槐鬱鬱圃北爲屋四楹以宿賔賔館之北井方池渚源頭活水池中累土成方洲重槐婆娑繚以欄檻洲外碧蓮孔茂蓮

之四旁編篠養魚數百頭圉圉洋洋北之東並徑為小亭以遲賓扁曰問津室東南重屋四楹窻牖疏達貯書數千卷留名士觴詠觀書鼓琴並室闢徑詰曲二三百步曁山半為臺以憩游者扁曰笑閒步山之顛岡阜四環鉅松彌望清貫四時諸峰獻狀黄山六六宛在眉睫瑤篸玉笋秀竦可愛暇日與客登重屋而遐覽西則奇峰屏列茂林演迤蒼翠蓊鬱南則大壑廣衍花草芬芳壑之旁有巨石高四五尺上平如砥可坐可倚可琴可

棋乃扁之曰西南林壑而謁余記之易於蹇解皆曰利西南西南坤之方也山川地之文也大山巑岏而有平原之暎帶廣谷寬閒而近喬木之葱蒨則奇勝萃蔚莫斯若矣噫嘻林原丘壑農樵牧豎日相羊其間顧勤耒耜勞斤斧出入榛棘叢血濺趾踁目不識丁字罔知詩書陟峻涉深奚悟登覽趣悟是趣者須學士大夫然徼升斗祿馳騖名郡大都苟取青紫榮耀縱有田園臺館蹤跡罕至孰若吾友屣棄簪紱逍遙物表極山水之玩

不恡餘貲購法帖名畫金石古器道釋遺文積疊緗簡以自娛樂泊然無秋毫世俗慮其賢於人遠甚余與仲實以文墨交殆三十稔實余之心友愛其境高其行於是乎書

環谷集卷五

環谷集卷六

元 汪克寛 撰

説

易之文言傳謂君子行四德乾元亨利貞説

乾者健也天之德也天以至健故能運四德於四時君子以至健故能體四德於一身聖人以至健故能行四德於兩儀之間以參天地而賛化育元者物之始於時

為春其在人則為仁其發則惻隱之情而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者也月令天子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惠及兆民是體乾之元亨者物之通於時為夏其在人則為禮其發則辭讓之情而所以品節乎親親仁民愛物之差等者也月令天子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悅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體乾之亨利者物之遂於時為秋其在人則為義其發則羞惡之情而所以斷制事物各得其宜者也

月令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諸侯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修法制戮有罪嚴斷刑是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為冬其在人則為智其發則是非之情而所以分别事理以宰萬物者也月令天子察阿黨使罪無有掩蔽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固封疆備邊境命將講武飭死事是體乾之貞

存誠堂說

醫之為言意也意苟至誠則病之淺深加減證之陰陽

表裏脉之浮洪微沉弦緊緩濇榮衛之盛若衰根本之
堅固若虛僨調攝之或過或不及吾心之虛明以照之
如睹龍鏡如飲上池水了然不失秋毫於是酌劑餌之
温凉審鍼砭之補瀉厥効竒妙如有神助其不誠者反
是傳有之曰至誠如神其弗信矣夫雖然誠者兩間之
實理斯人禀兩間之氣以生鈞賦是理而能存之者蓋
尠業醫而存誠者尤加尠焉同邑徐宗吉自其上世攻
岐黄之學及其大父仁齋翁益精其藝馳聲州里間宗

吉克紹祖父業闢堂蓄善藥以捄人而持心信實曰丸曰散製和不慊於心不以與人也扁其額曰存誠而徵說於余余喟然曰存誠以昕證盡誠以用藥其有不中者幾希吾知宗吉推是心以追踪祖若父青於藍鹹於鹽不難也廼書是說以貽之

經禮附說

周禮一書果為周公所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文忠公謂周禮可

疑者二蘇潁濵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為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葢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横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彦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為周公所作也攷之西漢志於周官未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

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葢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耳至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為而缺也經羅秦餘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敎曰禮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

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市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師肆長

泉府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稲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
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
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
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攷之天官自大宰以下
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
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
五何以冬官獨缺而為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
理無是也他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

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脱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為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擬夏官之中掌士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畜夫司商之數升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公制作之盛燦然溢著於編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為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寛因并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任生名字說

休寧任生序再拜言曰序受學於先生於今五年矣願先生字之且述其義以教序期佩服不忘而因以勉於學也余曰冠而字古也今冠禮雖廢待生之年既弱冠而字之未晚也生又拜而請曰序懼不獲常侍先生左右苟命之字若先生之言恒在乎耳而注乎心也余以其請彌篤乃字之曰本立而告之曰序與叙同天倫之次第也天倫有五曰父子曰君臣曰夫婦曰長幼曰朋

友蓋天下之大經也人道之大於是焉係舍是則無以為人也果能如此實有所立事親以孝而仁之理由是而推焉事長以弟而禮之理由是而達焉以至於君臣之義則事上撫下亦其則也夫婦之別則應事接物莫不有智也若夫朋友之信則凡所以發於中而應乎外者皆不可不實也於是五者各盡其當然之則則大本立矣聖賢之學焉有他術哉經籍訓此者也文詞論此者也德業事功踐乎此而表著者也生盡廣讀精思克

勤克謹而於日用彝倫之間先立乎其大者則其進未易量也生其可不勗之哉既以教生且書其說以貽之

蔣之翰字說

同邑蔣周翰維楨從鄉老先生遊而青於藍矣至正辛卯年既弱冠因館授余從孫仲寧之居而過余辨疑問惑求所未及焉既又請叙其字若名之義而申勉之余告之曰釋詁之文曰楨翰幹也釋之者引詩維周之翰以證之夫楨幹皆築墻之木也墻端之木曰楨墻之兩

旁障土者曰幹詩人引物連類以賢才為國家之楨幹葢垣墉之築匪楨若幹則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何所依附國家匪賢才以任衆職則禮樂典則法制禁令是孰主張是孰維持是孰辨而孰設施之哉予以維楨自名而以周翰字予盍思研窮至理表裏精粗期無不至有所未至則訪鄉先輩耆俊而講切焉夫然後身履力踐百倍其功弗篤弗措必求造古人之域則他日出應時須為國家之楨幹也必矣予之始祖周文公

為周家立八百年基作大雅之詩追述文祖之德以詔後世而謂多士皆國家之楨幹厥後尹吉甫又作崧高之詩以美申伯甫侯之賢能為周室之楨幹為國家者賴賢才以立國如此夫子之先世公琰相蜀漢大直相唐勛名事業照耀簡冊子尚篤志於學弗懈益勤則不惟無愧於名若字抑亦有光於前人矣子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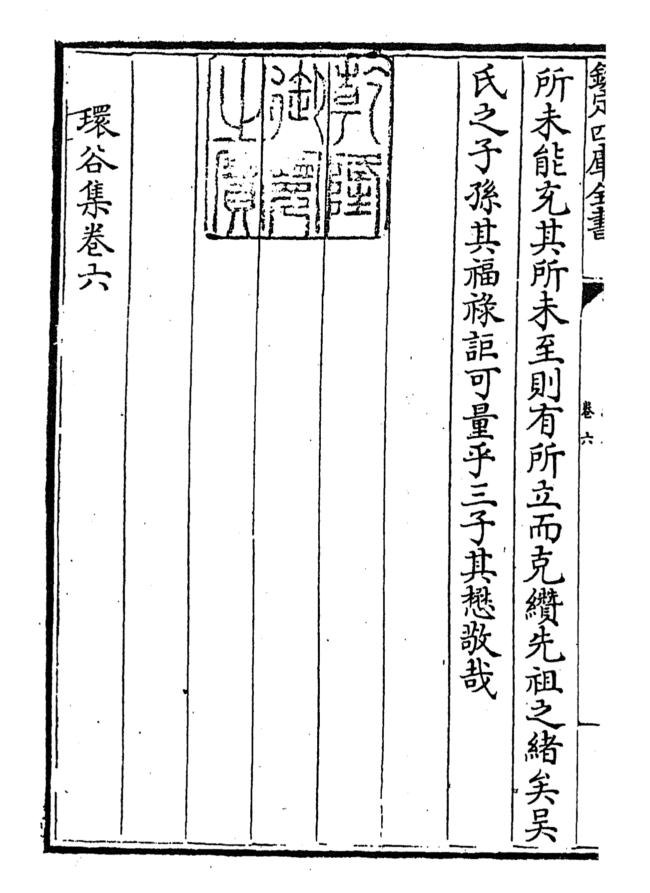
吳氏三子字說

友人吳仲實甫年且耆艾見三子長次皆就外傅而受

學矣請余字之以叙其義而告之余曰冠而字則祝之以辭禮也今尚幼盍俟其稍長而命之字可乎仲實答曰生非欲使之尊其名以夸於人也實欲使之敬其名與字而亟責以成人之道俾昭然知所以示訓而永久不忘也余曰嘻仲實之愛子不以姑息而覬其速成余焉得不取夫文之美者以為之字而警戒以造就之乎乃名其子來前而語之長者盍字之以文遷葢取易之大象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之義也次曰革字之以

文炳益取革之九五象傳其文炳之義也又次曰兊字之以文悅益取彖傳兊說之義也旣以語復祝之以辭曰益也勉旃宜㝡爾躬聞義而徙惟善之從風動雷行勿固勿慵日進髙明厥德乃崇又祝曰革也勉旃學貴克變剛健中正慎思力踐必强必明勿替勿倦德容昭著允儕時彦又祝曰兊也勉旃講習為宜朋友切磋麗澤於兹孜孜不懈心中自怡底於成功前哲可希祝已遂書以貽之尚顧其受兹辭而藏之深求其意而勵其

所未能充其所未至則有所立而克纘先祖之緒矣吳氏之子孫其福祿詎可量乎三子其懋敬哉



環谷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環谷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鐘忠

環谷集卷七

元　汪克寛　撰

銘

大學正心四戒銘

戒喜銘

君子之學孳孳不息欲盡理融中心悅懌世俗之喜玩物適情娛於嗜好酖毒心酲小子戒之非喜勿喜窒欲

閑邪樂善而已

戒怒銘

聖賢之學鋤奸撥亂去彼克頑拯茲塗炭世人妄怒焦火斯炎面赭髮竪蹈禍而顛小子戒之必懲其忿中心湛然不知不愠

戒憂銘

宣聖上達樂以忘憂禹稷憂民𣫍欙鉏耰與憂俱生世俗所溺患得患失逐利惟劇小子戒之講學徙義憂之

如舜志軻之志

戒懼銘

聖賢之心至理熙熙浩氣配道砥柱弗移世人狥欲內省多愧其氣欿然惟恐惟怖小子戒之懼所不聞自反而縮勇奪三軍

思復齋銘

厥初生民萬本則一降衷秉彛至理真實桎梏物誘邪慝雜之本然之善未始或虧身之反之斯為上智中人

以下毋自暴棄吾儕小子辨理劬書若思力踐斷復厥初雞犬易求牛羊勿牧存養省察戒懼愼獨不顯亦臨戰戰兢兢積之又久雲卷波澄一旦超然德崇業茂匪豐於今匪嗇於舊弗得弗措示敬坐隅日夕乾乾允念
聖謨

主静銘

人生而静天之本性操而存之守之有定是心未發中扃寂然皎皎明鏡澄澄深淵遇物而感或喜或怒隨物

處之於我何與不為事遷不為欲縱當然而然以靜制動統御萬變酬酢萬端中流砥柱任彼狂瀾我銘坐隅視以為則希聖之功蘄立人極

存誠銘

無為之真凝而為人滿腔實理具於吾身思慮未萌此心無妄至理渾然秋空月朗心與物接實理應之從違喜愠適事之宜燕坐閒居景慕賢聖涵養天性至公至正遇事臨變隨時處中交人以信謀人以忠心無妄念

志無妄想語無誑諂行無邪枉事上待下足履手擧毫釐必實頃刻用情百行之源五常之本自粗及精由邇迨遠斯須匪實言動俱虛物欲陷溺不保其軀我作斯銘庶幾允蹈顧言思誠先民是效

吴季實字銘

惟人有生理全賦予凝真無極精粹二五淵實中存四德渾淳英華外著萬善彌綸哲人希天文思允塞默契至誠庸熈庶績光輝充實體立用行洋洋發育振采抒

英胡今之士習尚彫巧罔究本根秪令浮藻夸毗組繪
鳳味鷙翰瀇瀁易盈豔葩先殘華而靡實全體斯泯實
而靡華大用斯隐卓爾吴生令資粹質禀氣精英持心
篤實劣齡嗜學思循厥宗勤劬請益憤悱求通黽勉進
修孜孜不已騰實蜚英指顧千里慎終如始永保嘉名
吾言匪鄙戰戰兢兢

香遠閣銘有序

友生汪文昭久從余遊而有得焉歸築書室於所居

之東面臨方池植蓮輙茂並池作小閣以觀宗叔巢深先生摘周茂叔愛蓮説扁其閣曰香逺余銘之

植物之華蘩蓮獨清婉美君子錫之嘉名外直中通令姿静儼景風南來厥香斯逺同宗有子篤學在兹法則濂溪跂其齊而我作銘詩刻諸座右願言勉旃以延遐久

亦政堂銘 有序

亦政堂者同郡鮑以仁築以奉其親者也以仁孝親

友弟理家有法盎受學於先友待制鄭公而有得焉者公嘗摘魯語以名其堂而記之矣請言於余余曰傳云政者正也上所以正不正而下所以取正者也然書稱君陳克施有政謂其有孝友之心施於一國之政也吾夫子言施於有政是謂以孝友之心施於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為政亦之為言謂治家治國同是道耳盖窮則為一家之政達則為一國與天下之政子曾子傳大學於治國平天下二章俱以孝弟

言之有以也夫果能致盡已推已之心即在已者孝
而人皆知孝在已者友弟而人皆知友弟施諸四海
準諸一家夫豈難哉既以語以仁乃撮其義而銘之
政以正事綱紀經綸師正以正斯濟斯民絜矩之道篤
近業遠為政以德修身為本天之生物立愛惟親由是
而推施及於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治平如運諸
掌華勗孝弟斯道之原宣聖設敎孝友彌敦自家刑國
以建人極君陳之篇斯為準則鮑子克孝木培其根怡

愉奉親睦於弟昆翼翼高堂爰居爰處聿顏其楣允念

魯語篤於所厚表端影隨窮養達施舉而措之自治治

人止於至善惟曰孜孜令德顯顯入道有門積學有基

孰謂伭高跂而齊而願言勉旃毋懈毋替永保令名貽

諸來裔

櫟軒銘有序

友人鄭君士坦築藏修之室字之曰櫟軒徵余言以

自勵余語之曰莊周氏見社櫟其大蔽牛匠石過之

而不取謂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然櫟非果不材淮南記以為十二月之木十一月棗取其赤心十二月櫟可為車轂而説周禮者則謂櫟實象斗可共染今日之用若是則櫟果不材乎廼為之銘曰

牛山之木斧斤相尋萌櫱其間牛羊逓侵鬱彼社櫟多歴年所煦以春陽滋之雨露本固葉茂厚積深培勢干雲漢陰庇毎畝巨幹百圍美實千億路車之轂染人之色漆園寓言覩全其天明時之用拙匠所捐吾儕殖學

務其大者存玆良姿愛諸拱把鄭君作軒姑示匪材高
標挺特逸與崔嵬勿剪勿拜善芽滋長匪依穹林遐邇
攸仰弗貪榆錢弗羨松官亦心為友以待歲寒我作銘
詩大書深刻願言㝡之聿崇令德

跋

汪文節公簡帖後跋

宗叔禮部尚書巢深先生其生也長克寛三十有一年
延佑戊戌登進士第䴡才碩德雄文異政聞於至順至

正之間元統甲戌克寛以同宗從子拜先生於城府右
簡十帖廼先生與吾友吳季實交晚歲往復之尺牘也
先生之先自五世祖以上實居婺源瑩城在焉歲時展
省過城府屢留季實家酬答書問益多中更時變散佚
而僅存一齋二大字乃季實先府君藏修之室之所扁
也其第一帖云奔走南北盎先生縣春官卿致為臣而
歸之時也第二帖云黄山抵舍則至正丁亥克寛館寓
黄山侍先生同遊三十六峯者也所謂小孫留外家則

先生仲子用和彥禮之長嗣悳崇世賢久從克寬問學
以乙榜授德清文學者也第三帖至第八帖皆季實敎
諭寧國時問勞酬酢寧川黌舍頽敝季實𢽾而新之部
使者索公元岱嘉其勞績歸語先生爲文記諸石先生
獎勵深至且以精學業纂先緒勖之所以成人之美者
厚矣所謂公文乃故里豪右侵先生祖塋而言於有司
者也三賢之文則先生拜集賢學士時請以漢董仲舒
宋范仲淹元劉因從祀孔子廟庭者也羅文卿七世同

居有張公藝之風世佊尠見朝省所當旌異者也祇此
三事猶見先生嫉惡屏邪好善尚義之心第九帖云桑
梓松楸感念弗置恒拳拳於思本第十帖云睹疲癃困
匱莫之致力惟切湮鬱尤汲汲於斯民發第一第二帖
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五而第十帖在癸巳甲午之間字
畫遒勁精采煥發老成典刑鄉里情誼粲然辭意之表
明年八月先生罵賊被害大抵秉心正直終始如一皓
首致身臨難不屈大節焜煌照曜史册大常議謚易名

以文節夫何媿焉季實服膺箴規者㫄彌篤韜晦免患
飭行全名果無負於先生之所期望矣今玆敬慕感泣
裝潢遺墨貽諸後嗣益非視爲奇玩而已也以書求題
卷左克寬老甚病甚永懐嘆息再拜而謹書之歲舍降
婁之次皐月既望之五日書

張介玉手抄孟子後跋

城府張君介玉年將七衮好學不懈手抄孟子書二帙
以敎其孫於以見君聰明過人尤且愛孫勤至而斷書

鄉之有續也上章困敦之歲余館授師堂携以示余余因正其句讀考其缺誤而歸之他日孫傳之子子傳之孫讀是書而殖學有成庶以知賢祖義方之志抑以知余友善之誼也是歲旦月下澣同郡汪仲裕書

贊

提舉貫公像贊

髯虬而體充骨梗而質淳赤虹萬丈為之氣清冰萬壑為之神標致如姑射之仙瀟灑而無塵襟度如雲夢之

澤弘廓而無垠謙和之容曖然如春激勵之論鏗然如金世家文學居然得輪扁之眞官途政理驍然中庖丁之音其憂國之志愛民之心盖將磅礴萬物以為世運轉四海而為霖也歟

靜樂公圖贊 有序

摧使貫公以靜樂字其燕居之庭邦人髣髴氣象祖帳長亭上某與公相知惟深故援筆而贊之

大塊勞生滚滚熙熙自役厥身蟲飛馬馳彼美君子靜

中有樂志趣安閒襟懷恢廓熏香默坐恬淡無為俛仰乾坤至理在兹展玩遺編騅然怡懌遐想聖賢熹意何極茗臺總政事簡民寧篆文生綠纖塵不驚潑潑天機和氣洋溢心逸日休五載如一匪伊大任賛化皇朝海宇以謐鼎鼐斯調刻畫如圖是用逸遠無涯去思寄此繾綣青山巃嵸嘉樹葱巃矯首千里悠然飛鴻

汪府判像賛

公之學溯濂洛之源而遊洙泗之濵公之詩叅黄陳之

剗而逼李杜之真貪泉瞓市不足移其操印纍綬若不
足縻其身氣象嵂兀而不可攀者如絕壁之與孤岑儀
容矍鑠而不知其耄者如翠柏之與蒼筠彼丹青者固
能寫公之神不能寫公之心管幼安陶元亮白樂天繄
公之倫歟
啓
答劉叔簡啓
慕墨莊之萬卷遠在七閩得開府之一書賢踰十部宛

如晤對劇慰傾翹恭惟執事胄接敞攷襟儲渠祿書林隱豹四方講鏤梓之新編藝苑雕蟲諸子肆掇科之遠業蝌蚪秘幽之嚮積魯魚讐校之精研侈矣珍藏久焉敬羨其叨趨鯉對粗習麟經慨傳文充棟之浩繁放疏義擷英而纂錄萬八千言之筆削尋類例之始終數十百家之同異摭事辭之精要聊備紺珠之記敢云繡木之傳詎意徹聞遽貽鐫喻丹鉛而求至當念點竄之未完琬琰以稗將來顧讓嘲之為懼願安承教用底成功

守約信於末棫有如皦日寄抄謄之善本期以明年申復稽皐寅祈鼽鑒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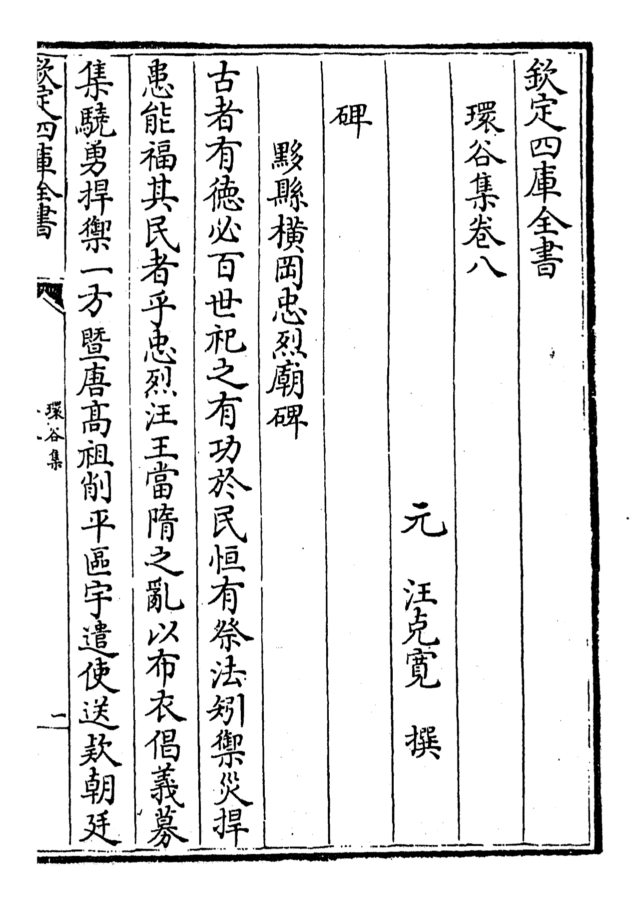
疏

募建萬安橋亭疏

伏以萬安橋左屋以為庵右屋以為亭有憩息馮觀之勝四方人北轅而之燕南轅而之越乃往來交會之衝雖云結方便之良緣尚乃欠完成於善事碧瓦朱甍覆乎其上者垂成而未竟青蚨白粲逋於其前者久假而

不歸矧薰香燃燈者無所於居而吸露飲風者曷焉給食欲廣基築室幷求香積之厨更鑿井建亭俾濟梅林之渴須仗十方之樂助庶幾衆美之俱完遶宅之禾百囷充棟之錢萬緡或寡助或多助負郭之雨一犁並橋之月半畝請大書請特書各生不吝之懽心共結非常之善果自今負者歌行者詠人人誇無量之陰功俾爾壽而康熾而昌世世獲方來之戩穀

環谷集卷七



環谷集卷八

元　汪克寛　撰

碑

黟縣横岡忠烈廟碑

古者有德必百世祀之有功於民恒有祭法矧禦災捍患能福其民者乎忠烈汪王當隋之亂以布衣倡義募集驍勇捍禦一方暨唐高祖削平區宇遣使送款朝廷

嘉之授以方收封越國是時四方鼎沸羣雄蠭起據數州之土竊名字者不可勝紀爭地爭城晝夜戰鬬斬刈蒼生若薙草菅然惟王保有六州奉隋正朔以待真主俾其境土之民遇鋒鏑如處承平之世邦人思其義往往立廟祀之不怠水旱疾癘有禱輙應葢七百年於此矣自宋迨皇朝中賜王爵徽號八字榮錫載續恩秩寖隆葢王之功德在民者無窮故民報之亦遐久而不怠也黟縣橫岡故有廟歲久隤圮至正四年甲申春二月

里人程儀鳳兄弟捐貲改作秋七月落成堂寢門廡爲楹一十六楹楝宇宏麗丹漆輝霍肖象尊嚴軒牖疏達復構四楹於廟之西偏命祝史居之以職焚修之役儀鳳割田十畝俾其世食其利而繕葺其廟宇焉十年庚寅夏四月儀鳳請余文而勒諸麗牲之碑迺叙其歲月而系以迎享送神之詩厥田疆畝列之碑陰

詩曰桃源之山兮黟之水民思神德兮百世無已廟奕成兮有寢有堂廞稜翬飛兮丹碧熀煌神之來兮驂四

蚪旌旗若雲兮風蕭颸忝稷斯馨兮芼藻蘋𣲖牢肥腯兮酒醴清福我壽我兮俾耆而艾五風十雨兮物無疵癘我民報祀兮彌勤神之澤兮允無垠

墓表

宋故廸功郎勑授龔州助教謝公墓表

余友謝子温携其五世祖龔州助教壙誌一通謁余而言曰余祖常遊紫陽朱夫子之門學行醇正為時名儒所著有語錄日錄若干卷藏於家壬辰兵變挈家逃難

入山遺文散逸不復得而見矣墓在邑大河之南為盜
所發碑文毀裂不復辨所幸壙誌猶存比年海寧謚
將買石掩諸幽敢干先生一言以責之則死生受賜多
矣余適被名與金華宋先生濂同修元史盎未遑也其
從兄子原余壻也亦因事至京師為道其意為請先生
為之篆書余既歸而表其墓按公誌公諱璡字公玉曾
祖諱㪚祖諱諤父諱昇兄弟五人公當其季娶寧國府
太平縣李氏子男一人禧年孫三人渭淵源女四長適

進武校尉前監戸部贍軍酒庫陳秉哲次適待補太學生胡景參次適待補太學生胡勲次適進士陳禹錫公卒三月塟和光第三甲沈家源岀處詳悉鐫墓亭誌余嘗考諸先世遺錄及宋元間邑乘公嘗從朱夫子講性命之旨葢其學始於格物致知而繼之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始於齊家而終於治國平天下始於成已而終至於成物其才識學行足臻遠大而官不配德使公不得展其所藴同志咸惜之慨自喪亂以來典籍廢壞公之

嘉言善行不復備見獨李氏誌乃其手筆嘉泰初嘗佐
邑宰林侯士謙興建廟學碑其畧庠北舊有文公祠以
公為配享是其澤之在人蓋猶未泯拜瞻遺像尚可想
其人焉嗚呼當朱夫子倡道之時海內豪傑之士聞而
從之者日衆而祁之人士得及其門者惟公一人而已
故自公歿而其傳泯焉然數世之下猶有聞風而興起
者未必不自公始也故特表而出之使吾子温刻諸墓
上之石

墓碣銘

元故將仕郎全州路清湘縣主簿陳君墓碣銘

君諱龍字義仲新安祁門人世稱竹溪陳氏代有顯者與同邑韓溪汪氏潤田張氏孚溪李氏並為望族事載縣志祖檝宋紹定年間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安慶府司戸參軍叔祖鼎新縣國學生登第累官知鄂州咸寧縣父任宏宋歸州學正季父師聖縣國學生登第授廸功郎吉安州教授母夫人王氏以宋淳祐己酉正月二十

有七日生君於雷湖君五歲讀書頴異秀發及冠舉進
士登第授登仕郎南康軍都昌縣主簿至元初江南內
附江東宣尉使廉公某蒐賢選士欲官之君固辭不就
十八年辛巳邑之田阬王萬十王信二謀為亂嘯聚二
千餘人無何大軍征討其渠魁潛遁閫帥趙公某諭示
轅門督責君等追捕君率里中驍健獲王萬十王信二
於池饒之境事聞省府版授慶元路定海縣海內寨巡
檢在官三載民安盜息及代大府喜君廉能檄攝定海

縣官界寨巡檢尤稱厥職大德三年己亥遷饒州路鄱陽縣石門巡檢五年辛丑之官時朝廷調兵數萬人往征八百媳婦君饟饋送之治劇有方秋毫不擾於民且捐己俸搬官署門廡二十餘楹轉池州路貴池縣城山庫上巡檢縣境連歲大祲餓莩枕藉君廣立防禁推誠綏撫居民帖然無刼禾攫金者焉陞兩淛都轉運鹽使司長亭場鹽司管勾先是鹽額恒虧君察知其弊躬歷諸囤廣積土鹽增辦如額且補煎前數暨别場所虧鹽

數改撫州路在城稅課大使無苛取無巧拕商出於塗
賈藏於市各得其驩心除將仕郎全州路清湘縣主簿
而君疾不起矣享年七十有四娶方氏宋吏部侍郎衣
州太守秋厓先生諱岳之姪建德府判竹溪先生諱貢
孫之女弟也先君二年卒君卒之明年至治癸亥十有
二月甲申合葬於里之仙槎源子男四人伯顔伯良君
用君濟女適同邑李貴和孫男八人公美公選忽都察
都魁孫泰孫宗立宗獻曾孫男五人文英文理文淵善

才天保君自少孝友蚤失所怙奉王夫人承顏養志靡
所不至季弟良坤出為宗人後貧無子君取其夫婦同
居以篤友于之愛女姪幼孤鞠育教誨視猶已出既長
厚資裝嫁遣之鄰邑嫻家逃竄辟賦役之煩苛者君曰
於我乎館繼粟繼肉不恡也里有爭辯君折衷以理人
人慚悔得全其家云君博學多聞尤嗜作詩既老自號
竹洲逸人歷仕浙左江右登覽名山大川形諸賦詠有
古近體詩若干卷曰竹洲集藏於家君之子君用常推

擇為吏既而厭簿書之勞怡神完氣逍遥物表一旦愓然永慕懼潛徳之未著也廼具世次行實謁余叙述表諸墓將刻諸貞石貽不朽焉余忝通家之好不敢以蕪陋辭故録而銘之

銘曰陳為著姓代有簪纓承纘綿綿奕葉科名君學夙成家聲善繼惇行孝友吐辭藻麗涖職匪懈治劇無難拙於媚世飛不盡翰蓄之既深允昌厥後螭碣勒銘聿彰遐久

傳

鄭長者傳

長者姓鄭名紹卿元之盛德士也大父諱泰齡父諱珪咸潛德弗仕世居歙之雙橋長者生而岐嶷長從鄉先生陳公定宇遊講學知道大原慨然有濟人利物之志先生嘗語人曰紹卿德性寬厚有容存心愛物他日於人必有所濟其為學也以窮理修德為先而不事文辭至元間隱居於家人或勸之仕長者曰夫既無知人之

智又乏撥亂之才則是不能以有爲矣豈不自知以徒取辱乎何如優遊田里孝友於家而終吾身也哉居家孝友婣睦性寬厚溫恭犯而不較嘗有恃强罵於道長者聞無所問告者再三乃徐應聲曰已知彼特醉耳顏色自若有田疆畔爲人所侵或以告之長者問侵過幾何矣曰適過其畔長者曰吾以爲叚之半若畔之半則固以知之矣已而皆知自愧其存心類此家承累世富有之貲又能恭儉不怠制節謹度常計其所入自奉祭

祀給家衆外一以周貧睦鄰恤婣為事凡鄉之疲癃煢獨顛連無告者則分穀粟以賑其饑遺布絮以拯其寒其有死喪貧窮不能舉事者則遺棺以斂之分地以葬之其他凡可濟人利物之事惟理可為則為之未嘗以人之毁譽為作輟存心公恕人咸服其德量以故鄉邑有訟理不决者往往求直於長者無不惭服而去居之西有堨曰小母堨者灌田數千畝其源灔觴至堨纔十里每歲農家待雨霽備草木截流以堰水迨潦退而源

已涸矣嘗徒費勞力而未嘗沾其利長者乃謀改圖以石為梁布板為閘以為經久規時徵工於農怨聲四作長者力以為己任捐貲助費不日而成又割田若干畝令收其租以為祈禱修葺之費於是農免堰築之勞歲沾灌溉之利人人咸歌之因祀以為神

論曰熊燔免炙不加於菽粟之厭飫也狐裘豹袪不加於布帛之温燠也行道顯身不加於樂道而善其身也真若菽粟布帛之可嘉豈以窮居而德聞加損乎若長

者幼而講學明道常存愛物之心慨然有意於斯世雖其遭時中微不能移其素隱居樂道孝友於家即其平生所行大抵存心以仁處已以忠正已以御物推已以喻人是以居之一家而一家順行之一鄉而一鄉慕不求服人而人自服不求安身而此心悠然超乎物外觀其志其在孔門𥪡(?)猥者之流而其心則浴沂汶上之心也若夫正已而不求於人無所為而為善則聖賢大學教人修已治人之方大人正已而物正之道不是過矣

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而吾夫子稱子產爲惠人觀其爲政於鄭三年而輿人誦之若使吾長者得行其道於當時而攄其素志則其利澤之在人而人之慕化者爲何如哉雖不獲試而不得觀其所藴然其德之在身而不遺於微則其德之及物必能大施而澤被於廣矣特所遇窮達之不同易地則皆然爾夫君子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若吾子者真可謂盛德之士矣世稱長者不亦宜乎

行狀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㣲州之歙縣仁義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貲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即杖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徽事郎歙縣尹没而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

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
居爲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
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
隣里驚駴貞白公心異之甞指語汪夫人曰吾爲吏治
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脫罪罟者不尠天或報施是兒
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齓不與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
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
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

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既而載書入黄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處已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為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隷逐鷄飛鳴蹢躅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

泳蘄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爲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於杭先生扶櫬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毀踰禮及塟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載遺奠躃踊袒括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笑而不荅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寖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剏師山書院殿堂門廡庖湢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

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蓑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徳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於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絶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蘄黄紅巾兵臨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茲不過烏合之衆然承平日久將驕卒惰莫克禦之耳四月蘄兵縣婺源破嶶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蘄黄主帥搜求

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
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冐刃入城納賄以免
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獻為名爵
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祿仁者不為也是冬蘄黃兵再
臨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
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絶復甦明年潮省平章
達郡丹巴勒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
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寧謐門人以

師山精舍歸然獨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刪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嘉卿齎内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於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阿敦哈雅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番陽餘孽復臨郡城丞相達實特穆爾公見先生驩甚劇論時事便宜至暮弗倦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為江

淛屏翰生民菹醢丞相不亟拯救而罷然燕禮獨何心

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為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

公其會合嶶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饟饋十六年

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

士曰此鄭侍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否乎四月先生

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

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

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

洌來會遂與俱歸隱於郡南孤山之麓時洌東元帥巴爾斯布哈公監郡呼都克岱爾公太守鄭公傳翼歙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畧孤山之旁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滸先生疇昔釣游其所淮南省平章佘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為文記之里人吴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黄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於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

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乃
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隐休
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薰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
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小人言於
主師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
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師拘之不得還令
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茍容何面
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

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㧙之跪拜先生不為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為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㧙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卧不食七日猶賦詩為文從容若平時手為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忼慨殺身以敦風化既

不獲遂志令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爲書戒弟璉
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纉孝友
之風夫人聞之使人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
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
見者賢與不肖咸喈喈嘆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
柩歸殯於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
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
長祖澤蚤卒次逢辰女二人黄庭堅吴宗其婿也惟先

生質貌清古襟度坦平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下霑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癱若石榴然以歿終身不食榴實弟璉蚤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於成人從兄國英實祖母洪氏之兄子子也睎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為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羣從子姪名字刻諸徽事

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為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為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為急先務其為學大槩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無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奬借而

汲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為首出而獨為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為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為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奥則附以註說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說合為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為百王不刋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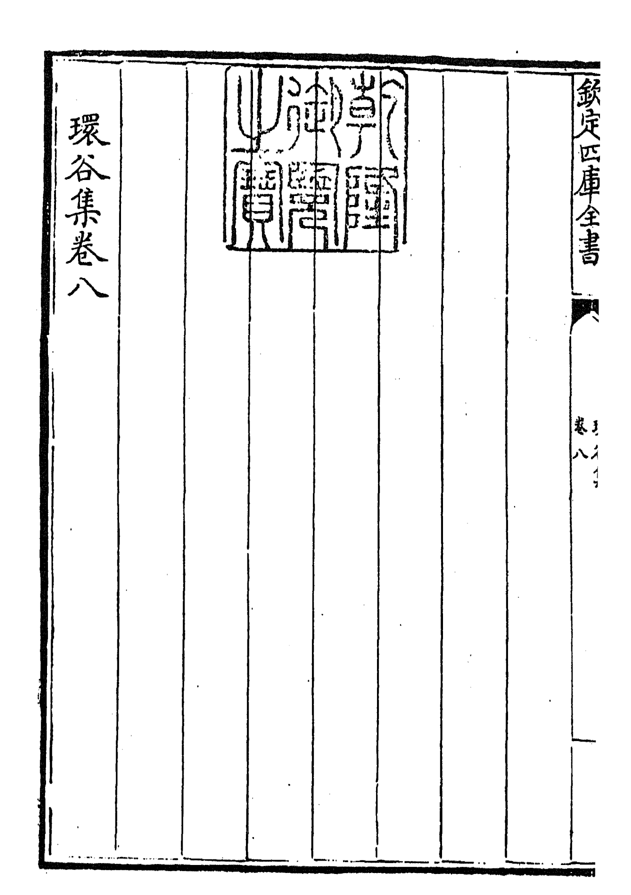
徵其功足以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異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為綱以傳為目凡諸說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脱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闕疑於禮經則屢欲與友人汪某叅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析經

傳因衛氏集義删定註説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克遂其為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為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為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於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傒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眎曰是葢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

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
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
窮幽南游㴻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皃嶧
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
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王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
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為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
携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為構招隱草堂於眠雲石下
嘗偕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游

賦詩以詠歌之尤且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未讀郭氏塋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吴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萃於是屬弟璉曰吾歿則塋於是焉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縉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稾藏於家嘗論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羹論章孝女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

涵養志趣已皦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緊先生之謂矣克寬蚤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摭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大史氏之採擇云



環谷集卷八